

木 木

Mu Mu

[俄] 屠格涅夫 著



VIDEO CD

附贈原著完整電影 VCD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木 木

〔俄〕屠格涅夫 著

郭志宏 林平 译



中国致公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木木/(俄)屠格涅夫著;郭志宏,林平译.
北京:中国致公出版社,2003.4
(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名著文库.第6辑)
ISBN 7-80179-153-3

I. ①木… II. ①屠…②郭…③林… III. 长篇小说-俄国-近代 IV. I5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28299 号

木 木

译 者:郭志宏 林平
责任编辑:子 龙

出版发行:中国致公出版社
(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)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:北京市顺义振华印刷厂
开 本:850×1168 1/32
印 张:160.5
字 数:4169 千字
版 次:2003年5月第1版 200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 数:5000 册

ISBN 7-80179-153-3/I-006 定价:330.00 元(全二十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导 读

伊万·谢尔盖耶维奇·屠格涅夫(一八一八~一八八三)是俄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。屠格涅夫出生在奥廖尔省的一个地主家庭中,母亲性格乖张,对待农奴颇为残酷,屠格涅夫本人则对农奴的悲惨生活寄予了无限的同情。屠格涅夫于一八三三年进入莫斯科大学攻读语文系,翌年转学至彼得堡大学文史系,一八三七年毕业,次年赴柏林大学进修古典文学和哲学。屠格涅夫早在大学期间便初试身手,创作了不少文学作品。一八三八年,他的处女作诗歌《黄昏》问世,一八四三年出版的长诗《帕拉莎》则为他在文坛奠定了地位。自此,屠格涅夫佳作频传。屠格涅夫的写作风格并非一成不变,在创作初期,他是一位浪漫主义作家。但随着阅历的丰富和经验的积累,屠格涅夫转向现实主义。他同情农奴的悲惨遭遇,赞赏他们宽广博大的胸怀;对于贵族阶级的“只动口不动手”的弱点,屠格涅夫也给予了深刻揭露。但是,屠格涅夫不赞成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。到了晚年,他更加坚持改良主义的态度,创作风格也趋于平淡,以写作散文诗为主。屠格涅夫一生留下了多部不朽杰作。《猎人笔记》、《木木》等短篇小说集,思想深邃,文笔流畅。他的中篇小说更为人所称道,《罗亭》、《贵族之家》、《阿霞》、《前夜》、《父与子》、《烟》等皆为不可多得的佳作。屠格涅夫曾与赫尔岑、车尔尼雪夫斯基等文学家保持多年的友谊,后因政见分歧而分手。一八八三年屠格涅夫死于脊椎癌。

《木木》创作于一八五二年,由于遭到官方的查禁,它在一八五五年才得以发表在《现代人》杂志上。它是屠格涅夫最为出色的一

部短篇小说,具有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。《木木》取材于现实,戈拉希姆的原型即是屠格涅夫幼年时家中一位名为安德烈的农奴,而地主婆的身上则有屠格涅夫母亲的影子。屠格涅夫对真实的生活加以提炼,使之得到升华。戈拉希姆是一名哑巴农奴,他力大无穷,生性严肃。但在笨拙木讷的外表下,却有颗敏感、温柔、渴盼温情的心,柔弱和善的洗衣女工塔季扬娜是他倾慕的对象,却不幸被任性骄横的地主婆许配给了一个酒鬼,最后被迫远走他乡。为了弥补失落的爱情,戈拉希姆收养了小狗木木,将自己的一腔爱意尽数倾泄在它身上。可这点可怜的慰藉也不能见容于女主人,最后,被迫将木木溺毙的戈拉希姆怀着满腔愤恨回到故乡去了。戈拉希姆可谓是俄国农奴的典型代表,他们温驯沉默、老实可靠,但倘若遭受过分的压榨,他们同样会奋起反抗。从戈拉希姆的身上,屠格涅夫看到了俄国的新希望。

本书还收入了屠格涅夫的著名长篇《烟》。

目 录

木木.....	郭志宏 译 (1)
烟	林平 译 (33)

木 木

从前，莫斯科一条僻静小街上坐落着一所灰色宅院，它有白色的圆柱、阁楼和扭扭歪歪的阳台，一位太太在这儿居住。她守着寡，身边的家奴^①不计其数。她有几个儿子，工作地点远在彼得堡，女儿们则早已成了家。她深居简出，独自一人打发她那剩下的日子，茕茕孑立、形影相吊。她生命中的白昼早已逝去，那些岁月没有笑声，阴雨连绵；她的黄昏却比夜晚更加黯淡。

她这群家奴里最棒的一个，就是负责扫院子的戈拉希姆。他高约十二维尔肖克^②，身材健硕，活像传说里的鲍加狄尔^③，他打小便是个聋哑人。太太把他带离了乡下，让他进了城，在乡下时他独居一间小屋，早同他的兄弟们分了家。他大概是太太最忠诚肯干的纳租农奴了^④。他是个天生的大力士，干起活儿来一个顶四个，他干活儿格外干净麻利。他在耕种土地时，把他的巨灵之掌在木犁上一压，仿佛他毋需马匹的辅助，独自便可将那绵厚的土壤翻种完毕；圣彼得节^⑤到了，他舞动着镰刀，那不可阻挡的气势好像能一气儿连根砍倒一片小白桦林；他打谷子时，那三阿尔申长的连枷轻快地晃动，从不停歇，他肩上那椭圆形的肌肉健壮极了，杠杆似的起伏不休——瞧着这些真正是一种享受呢。在豆长的沉默的衬托下，他永不言累的劳动态度更显出了他的端庄持重。他是个顶棒的农民，倘若他不是身有缺陷，哪一个农家女不心甘情愿地嫁给他呢……然而，戈拉希姆被带到了莫斯科，夏季穿的长襟外套、冬季穿的羊皮袄子也已配制好了，他的手中被塞入一把笤帚和一把铁铲，他被指使去扫院子。

① 家奴：住在地主家、供驱使的农奴。

② 维尔肖克：即旧俄尺；十二维尔肖克，即有两公尺高。

③ 鲍加狄尔：俄国民间传说中的大力士。

④ 纳租农奴：租种地主土地、按时交纳租金的农奴。

⑤ 圣彼得节：教会节日，俄历六月二十九日。

刚开始，他对他的新生活并无好感。打小时候起，他就习惯了和土地打交道，习惯了生活在农村中。因为生理的缺陷，他总是不合群，大了之后，他又聋又哑却又力大如牛，正如同一棵大树生长在沃野之中……他被带入城里后，对自己的处境有些摸不着头脑，他心里发闷，不知怎么办才好，正如同一头壮硕的小牛犊正在牧场上吃草，那繁茂的草同它的肚皮齐高，可它一下子就被拉走了，被人牵进了铁路货车，它会搞不清发生了什么事。你看，它那壮壮实实的身子湮没于煤烟和火焰之中，要不就又在缕缕冒出的水蒸汽中模糊了身影，它不由自主，随着火车风驰电掣地前进，在火车的隆隆声里，在风尖利的啸声中如箭一般地飞速前进，目的地在什么地方——老天爷才晓得呢！戈拉希姆对做烦杂的农活儿早已习以为常，因此，对于这指派给他的新工作，他觉得干起来不费吹灰之力；他每天把他的活做完只需半个小时，然后他就往院子里一站，嘴半张着，瞧着来往的路人发呆，仿佛打他们那里他可以得到一个回答，为什么他如今落入了这种叫人百思不解的境地。要不然，他便一头冲进某个角落，使劲儿扔掉笤帚和铁铲，他伏在地上，脸朝下趴上好几个小时，笼中困兽一般纹丝不动。不过，对于一种生活，人们终究会习以为常的，后来，戈拉希姆也过惯城中的日子了。他的活儿不繁重；清扫整个院子，运两水车水，一月两次运进和劈好厨房及宅院中使用的木柴，白日里，不能放进陌生人，夜晚时守夜要仔细，这就是他所有的活计。应该讲，对于行使他的职责，他一丝不苟。在院子里，一片木屑也瞧不见，一丁点儿垃圾也找不着；雨天道路泥泞，倘若老马拉着水车在某处陷入了困境，他就运着气一耸肩，便连车带马都给推了出来。倘若他劈起柴来，漫天飞舞的都是木片和木块，斧头发出声声脆响，仿佛它砍的是玻璃。说到陌生人，一个夜晚，两个盗窃者被他逮住了，他捉住两个脑袋，把它们撞到了一起，他们被撞得太狠，连警察局也不用送了，打那以后，周围的当地人没有不钦佩他的。就算大天白日的，一些路人瞧见这个巨灵神一般的守院人，便马上冲他挥手、叫嚷，仿佛

他们的声音会传入他耳朵似的，尽管他们肯定不是小偷，仅仅是素不相识的人。戈拉希姆并没有和家中的仆佣们保持密切的关系（他们畏惧他），不过并不冷淡；他将他们当做了自己人。他们打着手势告诉他什么，他心中了然，对于吩咐他的事，他做得丝毫不爽，不过对于自己的权利，他也一清二楚，在饭桌上，他的座位无人敢去碰。总的说来，戈拉希姆生性端严，不苟言笑，凡事他都爱订个规矩。就算是公鸡也没有胆量在他面前相斗，要不然它们可就惨了！他会立马将它们的腿一捏，在空中把它们抡圆了转上十来圈，再扔到四面八方去。在太太的院中还饲养着鹅，可鹅是高高在上、明白事理的家禽，这一点无人不晓；戈拉希姆对它们敬爱有加，悉心照顾，时常喂食；他自个儿就和一只气派俨然的公鹅颇为相像呢。人们分配给他住的是间小阁楼，位于厨房之上，他装饰起这小房间来全凭自己的口味；他拿橡木来制床，四个木头墩儿就当做床脚——它可真算健硕人物睡的床；床能承受住一百普特的分量^①而不会塌陷；一个坚坚实实的木箱摆放在床下，一张同样坚实的小桌立于房间一隅，一张三足椅立于桌旁，椅子坚实异常，又矮又小，戈拉希姆也就不时将它一把举起，再将其放下，然后便笑咪咪的。一把黑铁锁长年挂在屋门上，锁形与卡拉奇^②很像；戈拉希姆老是把那钥匙往腰带上一挂，随身携带，他不愿他的小房间有旁人进去。

一年就这样逝去了，这一年的末尾，戈拉希姆碰上了件意想不到的事。

戈拉希姆所在宅院的主人，那位老妇人，干什么都得照老规矩办，一大群仆佣在她的手下干活：宅院里不光配备了洗衣妇、缝衣妇、木匠、男女裁缝，竟然连马具匠也有，他有个兼职：兽医，给仆佣看病的活儿也归他，另有一名家庭医生专门负责给女主人诊治；

① 一普特：俄国重量单位等于十六点三八公斤。

② 卡拉奇：圆弧形的面包。

最后，一个名叫卡皮通·克利莫夫鞋匠也在这里，他酗酒并且屡教不改。克利莫夫总认为自己无人赏识，在这里屈了才，他本是京城里的人^①，颇有文化修养，怎能连正式工作也找不着一个，在莫斯科郊外这种蛮荒之地定居呢？倘若他喝酒，那是浇他的“胸中块垒”呢，正如他自己所言，他说话时捶胸顿足，说完后还会停顿。太太某天就他的事儿与她的总管加夫里拉聊了起来。看到他那小小的黄眼睛，和他那扁如鸭嘴的鼻子，我们就晓得加夫里拉这个人天生就擅长发号施令。对于卡皮通的自甘堕落，太太深觉可惜，就在此前的夜里，别人还瞧见他在路边喝得烂醉如泥。

“嗨，加夫里拉，”蓦地，她说道，“倘若我们帮他找个老婆，你认为如何？没准他会老实起来的。”

“对呀，干吗不帮他找个老婆呢，太太？能行，太太，”加夫里拉答道，“这主意挺不错，太太。”

“可给他找哪个做老婆呢？”

“肯定，太太，肯定以您的意见为准，太太。他不管怎么说都是有点长处的人；就是放到十个人里头，怎么也不会挑不着他的。”

“他是不是对塔季扬娜挺中意？”

本打算说些什么的加夫里拉双唇紧闭。

“好！……就帮他选塔季扬娜了，”太太这样决定道，她嗅着鼻烟，兴高采烈，“你听见了吧？”

“听见了，太太。”加夫里拉边说边退出门外。

加夫里拉回到自己房中（是间偏厦，包了铁皮的箱子几乎把屋子挤了个满满当当），他支走了老婆后，就往窗前一坐冥思苦想起来。显而易见，他没料到太太会这样处置，因此陷入了困境。最后，他立起身来，找人把卡皮通叫了来。卡皮通来了……可是，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必要，在转述他们的交谈给读者听之前，先简要说一下那塔季扬娜是何许人也，总管为什么又为太太的处置而犯了难。

^① 京城：指圣彼得堡。

在前面,我提到过洗衣妇,塔季扬娜便是其中之一(但是她只洗昂贵精致的衣物,因为她这个洗衣妇活儿干得又麻利又熟练),她约摸有二十八岁了,身形瘦弱,发色棕黄,几粒痣遍布在左脸颊上。照俄国的传统说法,痣长在左脸上是恶兆,表示命不好……塔季扬娜可算不上幸运儿。打小时候起,她便遭受苛刻的待遇:两个人的活计都归她一个人干,从来没有人对她稍加怜爱;她穿着糟透了的衣服,工钱少得可怜;说到亲戚,她算得上一个没有;她有个远房叔叔,做过管事,可却被送回乡下去了,原因是年纪大了不管用了,她还另有几个叔父、舅父在种地——就是这么几个。她也曾出落成个标致的人儿,但很快便美色尽衰。她性格温柔,或者用软弱来形容更为贴切一些;对自己的事情,她漠然置之,却极为惧怕旁人;在限时时辰里把自己的活计干完,这就是她惟一的心愿;她向来不与旁人谈天儿,一听人讲起太太便瑟瑟发抖,实际上太太见了她也不一定认识她。她刚一瞧见被人从农村领到城里的戈拉希姆时,几乎被他魁梧的身躯吓晕过去。为了不同他撞上,她绞尽脑汁;倘若她急着从堂屋赶到洗衣房时,便不得不经过他面前,她竟然把眼睛眯了起来。刚开始,戈拉希姆并未对她大加注意,后来再瞧见她,他便独自微笑,后来他开始凝望着她发呆了,终于,他再也不愿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了。他为什么钟情于她,是她的神情柔和温顺,还是她的举止中透着怯意——老天爷才晓得呢!一次,她悄没声息地通过院子,太太的一件上了浆的外衣被她拎着,她小心翼翼地把手指支楞着……突然,她的臂弯被人用力拉住了,她一扭头便情不自禁地尖声嚷起来:戈拉希姆立在她的身后。他一脸傻笑,吱吱哇哇地叫着以示好感,想把一只小糖公鸡送给她,鸡翅和鸡尾上还装饰有金箔。她无意收下,但它被他强塞入她的手中,他走开去,头轻摇着,接着又回首冲她叫嚷着,向她表示亲切之意。自此,她被他搅得不能安生:她去哪里,他便也去哪里,他和她碰了个面对面,他满面笑容,冲她叫着,双手舞动,时而猛地打怀里摸出条绸带,把它送到她的手里,时而又挥舞笤帚,将她跟前的灰尘扫

去。可怜的女郎手足无措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没多长时间，这扫院子的哑巴耍的花样就被全院子的人戳穿了；讽刺、调笑、嘲弄都朝着塔季扬娜来。不过没人胆敢将玩笑开到戈拉希姆头上：他并不喜欢旁人寻他开心，因此，人们等他在时就不找塔季扬娜的碴儿。他将这女郎置于自己的保护伞之下了，不管她自己乐不乐意。戈拉希姆的敏锐和其他的聋哑人别无二致，一旦有人把他或她当做开心的对象，他立刻便能反应过来。一次正值午饭时间，专门负责主人衣服的婆娘，也即是塔季扬娜的头儿，像大家所说的那样嘲讽于她，并且愈发变本加厉起来，这可怜的女郎被作弄得不知如何是好，因为烦恼沮丧，她的泪水都几乎要流下来了。戈拉希姆抬起身子，把他的巨掌伸到那婆娘头顶上放着，他紧盯着她的脸，目光很是凶巴巴的，她被吓坏了，头都低到饭桌上去了。人们一片寂然。戈拉希姆重新操起勺子，喝着菜汤。“看看，真是个聋子怪物、是个树妖呢！”大家窃窃私语道。管衣服的婆娘一下站了起来回仆佣房间去了。还有一回，卡皮通（也就是上文谈到的那个卡皮通）和塔季扬娜侃大山，态度暧昧了些，戈拉希姆瞧在眼里，就打着手势示意他过来，他被带到马棚里去了，戈拉希姆把一根竖在墙根儿上的车杆抄在手里，抓住它的一端来恐吓卡皮通，动作虽小，但用意颇深。打那儿之后，无人敢与塔季扬娜搭话了。戈拉希姆从未因这些事陷入困境。尽管在那一次中，管衣服的婆娘才跑进仆佣房间就昏厥了过去，随即在当天， she 就把戈拉希姆野蛮对待她的事传入了老太太的耳朵，手段可谓巧妙。可是这位太太的情绪全由着性子来，她对此事的反应是一笑了之，令这管衣服婆娘深感羞辱的是，太太强迫了她好几次，让她阐述这件事，诸如“他怎么拿他那大巴掌摁着你，让你低头的”等等。次日，太太打赏了戈拉希姆一个卢布，她觉得这个守门人一腔忠诚，又是个大力士，便对他大加赞赏。当然，戈拉希姆对太太怕得要死，可他一心巴望着她能施恩于他，为了让她应允把塔季扬娜嫁给自己，他正盘算着去恳求太太。去求太太的时候，他想衣着得体一些，所以便等着一件新长衫到

手,那是总管应允过的。然而,不承想这变化莫测的太太却要把塔季扬娜和卡皮通配成一对儿了。

读者至此应该能搞清楚,在同女主人聊过天以后,加夫里拉觉得难办的原因了。“太太对戈拉希姆青眼有加,这是显而易见的(加夫里拉对此心中了然,因此对他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)”他在窗前坐着想道,“不过,说到底他是个开不了口的家伙;戈拉希姆对塔季扬娜有意思,我总不能告知女主人这件事吧。况且这也合情合理,他怎能当人家丈夫?不过换个角度看,倘若那个——上帝宽恕我——那个树妖晓得塔季扬娜要归卡皮通了,这宅院里的一切都会让他砸个稀巴烂,绝对会如此。对他,解释是不会奏效的;任你万般解释,这个妖怪——上帝宽恕我这个罪人吧——就是不吃这一套……绝对的!”

加夫里拉的冥思苦想因卡皮通的到来而中止了。一进门,这个举止轻率的鞋匠就背着两只手,在门边凸出来的杵里松松垮垮地一倚,把瘦骨伶仃的右腿架到左腿上,摇头晃脑地好像在说:“我已经到了。找我干什么?”

凝望着卡皮通的加夫里拉用手指叩着窗棂。卡皮通那双黯淡无华的小眼儿只是眯了起来,他并未耷拉下眼皮把它们盖住。更有甚者,他竟冷冷地露出一脸笑容,用手在他那业已斑白、凌乱不堪的头发中摩挲着;好像接着说道:“对,就是我,没错,是我。我有什么好看的呢?”

“挺不错,”加夫里拉话一出口便顿住了,随即又说,“你还挺不错的嘛,倒没什么可说的!”

卡皮通不过是将他那瘦削的臂膀晃了一晃。“难道比起我,你显得更不错吗?”他在心中暗道。

“嗨,瞅瞅自己吧,赶快瞅瞅,”加夫里拉接着说,口气中带有斥责,“嗨,你瞅瞅自个儿像个啥样子?”

卡皮通态度镇定,把他那件破烂不堪的礼服、那条补丁摞补丁的裤子浏览了一遍,对那双烂了个口子的靴子,他看得相当认真,

尤其对其中的一只(他的右脚正斯斯文文倚着靴头)大加注意,最后,他又凝神盯着总管。

“先生,有事找我吗?”

“先生,有事找我吗?”加夫里拉学着他的口气,“有事找我吗,先生?还说什么‘有事找我吗,先生’?你和鬼怪没什么区别,上帝宽恕我这个罪人,你和它没什么区别。”

卡皮通眨巴着他的眼,速度飞快。

“你辱骂吧,辱骂好了,加夫里拉·安德烈伊奇。”他心里这样说着。

“又灌了酒吧,没错,”加夫里拉问道,“是不是又灌了酒?嗯?嗨,告诉我呀!”

“没错,我饮用了些饮料,带有酒精的,这是由于身子不好的缘故。”卡皮通回答。

“身子不好的缘故!……鞭子抽你抽得太少了,就是因为这个;你还是彼得堡那里的学徒……你学了不少东西嘛!可你白白浪费了那么多面包。”

“你要是说起这个,加夫里拉·安德烈伊奇,惟一能定我罪的人那便是上帝,除此之外再无他人。在这个世界中,我为如何,我有没有把那些面包浪费掉,惟有他一清二楚。再说关于您如何看待我饮酒过度这件事吧,我是这么认为的:此事错不在我,责任应该算在我的一个朋友身上;他教唆我,让我馋上了酒,然后便把我一扔,自己却脱身了,我可就……”

“被甩到街上去了,跟个呆头鹅似的。哈,你真是个游手好闲的东西!嗯,现在不谈这事儿,”总管接着说,“事情是这样的。太太……”他讲过这句话后顿了一顿,“太太要帮你配门亲。听到没有?老婆娶进门,你就能老老实实的了,她就是这么想的。懂不懂?”

“怎么可能不懂呢?先生?”

“唔,就这样。可要是依着我,倒不如使些强硬手段。唔,可这

事儿就得归太太她管了。怎么样？答不答应？”

卡皮通笑了，龇了龇牙。

“就男人来讲，成亲是再好不过了，加夫里拉·安德烈伊奇；要是说到我，就我来讲是一百个满意喽。”

“唔，行行，”加夫里拉回答，他在心中暗道：“这个东西的确口齿伶俐。”然后，他提高了嗓门说，“可就有一件，这新娘不怎么适合你。”

“她是哪一位，能问问吗……”

“塔季扬娜。”

“塔季扬娜？”

卡皮通双目圆睁，从墙边欠起了身子。

“怎么好像吓了一跳似的？是你对她没有意思？”

“哪里是没有意思，加夫里拉·安德烈伊奇！这姑娘没什么可挑的，她这个姑娘干起事儿来勤快，性子也和婉……但您自个儿也清楚，加夫里拉·安德烈伊奇，那个树妖，那个草原上的怪物对她很中意……”

“我晓得，伙计，我全都晓得，”总管截住他的话头，不胜烦扰地说，“不过，你得明白……”

“天哪，放过我吧，加夫里拉·安德烈伊奇！他能宰了我，我敢打包票，他会宰了我，就像捏死个苍蝇。天哪，他的手，拜托您自己来瞧，那是什么样的手哟！真和米宁^①与波查尔茨基的手^②没什么两样！您晓得，他打人时劲儿大得要命，可他聋了，自己根本听不到！他梦游似的把他那大拳头挥来舞去。让他停下来是根本行不通的；什么原因？原因您自个儿也晓得，加夫里拉·安德烈伊奇，他是聋子嘛，还有，他像脚后跟那么呆。另外，他还是头野兽，一个

① 米宁：俄国尼日尼·下诺夫戈罗德市居民，民族英雄，带领人民抵抗波兰军队的侵略。

② 波查尔茨基：亲王，事迹同上。